

定窑名器 大雅风范

——北宋定窑佳器文化艺术标准研究

陈文增(中国)

什么样的品相才算佳器,做工及其特征必须做到什么程度才符合佳器文化艺术标准,宋代定窑在这方面给我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定窑首先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后引起我们关注和总结。在收藏界,特别是一些宋定窑收藏家,经常问起这方面的事情,根据近三十年之经验,权作浅显分析:

一、佳器质量标准

佳器,指瓷器综合评估,像电视里选美一样必须通过身段、气质、表演等几方面来认定,美是综合的不是单一的。这里佳同美是一个道理,内涵也相同。不同的是一个是人,一个是物而已。质量标准指瓷器拥有的先天性因素,像美是人的天份一样,这一点不具备,其他条件是不成立的。此外有做工等等。

1、材质与提纯

定窑以白瓷为主,由于是白瓷,器壁上所暴露的任何杂质都是无法掩饰的,瓷器越白这种杂质的显相就越清晰。宋代定窑生产在原料制备上,虽然手段比较原始,而效益却十分明显。方法主要是澄浆法,即利用澄浆池一层层淘洗过滤,把含的铁和云母等利用澄浆过程中的“沉”与“浮”的技术步步逼出,这样泥料就步步提纯。而后出现精泥,以备使用。泥料制备是用这种方法,而材质的确定是指进入工厂的原料质地质量是否合格,是否一等佳料,如果不是佳料,用再好的淘洗过滤都无法改变其等级成份。

宋代定窑所见到的杂质,据分析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铁,另一种是云母。铁比重大是沉淀的,云母比重小,为漂浮的。利用不同办法消除它,并非难事。而在生产制作中,工作场地封闭及限制闲杂人出入都必须列入保持原料精纯度的范畴。在这方面,宋人做得一定非常好,否则,绝不会留下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精美的器物。定窑材质如何,是造就定窑佳器的基本条件。它必须采之最佳料场,必须是一等原料,质地纯精,白色上乘,然后经过制备,这才是理想的定窑材质。除此外,那种釉面灰暗或白中泛污的色相都属于较次和比较次的。

2、土石配比

这里提到土石配比问题,指原料在瓷器中土石分布成份。它本属于原料工程范畴,这里提到它有助于对佳器质量标准的鉴识。在定窑原料配方中仍以土石为主,不管原料分为几种,不外乎土质和石质两类。土为粘土,有粘结力,可塑性强。石属松散性质而骨架强,能使器物在高温中起到支撑作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均呈同一层次的白度,有差异也不大。如果有一种料,土或石白度差,配合后自然降低白度标准。

土石之比问题,烧成瓷器足可鉴别。宋代地道的定窑白瓷托在手上感觉轻捷,按不同窑口同等规格,一样薄厚器物定窑的重量一般比其它窑口的要轻很多。这说明土石之比中土占比例较大,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从重量认识宋代定窑的关键。如果托在手中感到与其它窑口重量差不多,说明石的比例较大。在宋代囿于原料制备手段的限制,大量的石质原料不可能介入,故以土质原料为主。从烧成耐火度考证,土质耐火点低,石质耐火点高,难怪古代定窑耐火度比今天新制定窑烧成温度要低30—40℃左右。

3、做工

好的定窑器物,重在看做工,做工好的精神饱满,气质优雅,肌理清晰,咄咄逼人。掂在手上赏心悦目,并有激人热血沸腾之感。这种感觉出于对定窑神韵的理解,出于对宋代定窑神工的敬仰,一时间难以抑止。做工重在从两方面认定其优劣:第一看设计要求,是否符合成型规则,从古至今陶瓷器物均按一个合理规则进行,从边口到腹部,再到底足,不论瓶罐或盘碗等都按这个规则执行。打开断面,由口部向下,由薄渐厚再由厚处转向底部而薄,实现了薄厚变化的合理回归。厚处撑重,宜于负荷上部重载,上部薄且轻,以减缓下部支撑能力,口沿处稍外翻奠定了抑变功用。宋代

定窑均不例外，这说明宋人早已发现了这个科学道理（见图1）。如果您认的佳器，从设计上没有遵循这个规则，这说明这件佳器要折扣。起码这件作品不是师傅所作，为学徒所作。二，如果是师傅所作，也肯定不是精品。

第二看器物内外肌理。拉坯时呈现的自然纹理是否依在，肌理效果明显不受磨损，且参差有序，明白晓畅是其至佳。比如底部釉层中的手痕，外壁刀线、淋釉等，是佳器自然留存。这些特征的出现要看部位，出现多少要适当。在外壁看到稀疏有致的线纹就很美，而在器物花饰位置出现颇多淋釉就使装饰效果大减。而手痕只能隐于底部、边足聚釉处等，这都属于做工范畴，君宜重之。

二、佳器艺术标准

定窑呈于人眼前，能使人顿悟而注目的就是艺术，定窑佳器同样是多方面的，单一条件的优势，不足以称之为佳器。从大量的宋代定窑器物分析，它应该分三个方面认识：

1、形完

看瓷器是否为佳器，首先看造型（形状）。这个造型不论是哪一类，是器皿类，是瓶罐类，还是人物工艺品类，造型是否合乎艺术标准，造型形式、局部对比等都是造型美形成的因素。再说完美一点是否符合了黄金分割，宋代定窑生产当时并不可能有什么黄金分割和艺术标准参照。但人类对造型美尤其是陶瓷造型早已认识并能演绎不同领域。宋代为中国陶瓷历史上之全盛时期，所以对造型美观点的理解和运用业已达到熟练和深刻的程度，这一点从大量的传世珍品中就已经看到。

所谓形完，除造型整体美之外，还必须注意口、底、身三部分的表现效果。口部是否存在破边、粉釉，底部处理有无残缺、磕碰，器身弧线必须顺畅自然，要求表达入微，下部接近底足处是否发现鼓腹和坠腹现象，形完即造型完美之意。因为，在宋代定窑乃至当代定窑生产中所能发现问题最多的是此三个方面，故亦称佳器造型鉴赏的三要素。

2、饰美

饰美主要指器物的装饰效果，宋代定窑，装饰有多种多样。刻花、印花是定窑装饰的主要手法，此外有剔花（雕花）[1]、贴花[2]、堆花等，不同的装饰手法表现出不同的装饰意境和效果。但归纳分析其中不同手法的艺术效果竟是大相径庭，出现优劣之分。以定窑刻花为例：优秀的刻花艺术家挥刀入器，风神超迈，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刀起线落，花叶如生。行间无阻滞，思维无犹豫，曲直弯转，畅怀顺手，随心所欲，此为佳作。

当然，优秀刻花艺术家并非时时为佳器，因为人有七情六欲，不好免却。每遇心里烦躁和不悦之际，其作品自然缺乏神逸和生动，一般情况下艺术家作活每捡如意时而为之。同书法家作书、画家写意一样，此曰“天朗气晴，少长咸集”[3]方可舒纸染翰，此一理也。

在宋代定窑，出于一般刻手的作品，也在所难免。这种作品首先装饰布局不合理，缺乏疏密处理，行刀用线上把握不稳，跌跌撞撞，如少儿学步，层次不明，条理不清。纵有成者，也多拘谨松弛之味不敢细究其艺理也。我谓此作，当非佳器。

3、火候

陶瓷生产，烧成为关键。火候能否把握，烧窑工序至关重要，我每次到定窑遗址都有一种感叹。每当我拾起一搭搭一叠叠因烧窑而粘连的大块大块的残片、废渣，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酸楚。想我们的先哲在火候掌握上付出的太大了。

当代定窑烧成业已进入现代化，仪表控制年代。煤炭业已为煤气、液化气所替代。当年咋咋嚓嚓、轰轰隆隆的汽车拉煤声和铺灶撒煤声早已为温温尔雅的高温仪表观察而翻新。火候控制业已成为烧窑工随意使唤的工具。从此，因火候偏低和偏高而造成的损失和因此而引起的苦恼便一去不复返了。

作为宋代定窑的遗物，这方面依然历历在目。火候至佳者，壁面光而洁，透明清澈。釉色呈白中闪黄韵。花纹效果清晰明白，楚楚动人。这可称之为佳器。火候不到，甚至烧生者，釉面发干，没有湿润感，花纹只见纹理，没有灵动之气。轻抚器面，生涩割手。通常说手感不好，即此也。有人以为，我的瓷器白度很高，是定窑佳器。但如果火候不到，白度高也并非佳器。因此，火候是否达到理想要求，是鉴赏定窑佳器的关键步骤。

三、佳器文化标准

说定窑佳器文化标准，非常抽象。因为文化是个大概念。所有物质都或多或少体现着文化功用。世上不论哪一种物质产品都不可能抛开文化而独立存在和发展。不过有的产品本身属性就是文化，有的靠拢文化有的则会有文化不等。定窑陶瓷是建立在民族大文化基础上的一个集科学、艺术、文化于一身的综合结体。具体地说，它是通过科学、艺术之载体，去解译展现了一种具有深厚蕴含的民族文化，这个文化是建立在基础文化上的大成文化。

1、空灵玉润

定窑是美的，可品味的。它有点像诗，可以从字面深入到语言内部去明白发现一些真识卓见。诗语言讲究空灵美，讲究形象刻划，而不是直白地实实在在地去表述，从而产生了形象思维，更产生了诗的空灵美。宋代定窑陶瓷给人的空灵感抑或是空灵之象，其产生过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主要是定窑特定釉汁的衬示。初看定窑呈乳白色，壁面温润，透过这温润的表现细细品味，忽然看到在这薄薄的釉层中，晶莹闪烁、隐隐约约间把我们带到了—个真实的梦境，是那样的温馨、优雅，转过来好像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谁能意料文学作品中的桃源仙境在定窑器物中再现。欣赏定窑空灵美容易产生遐想。这时我忽然意识到，定窑釉汁是透明的，尤其在高温下呈相非常活脱，如水、如冰，明丽正大，流动无滞，洒脱晓畅，皆大美之象。

说定窑空灵美，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釉汁透明，属虚，胎骨不透明，属实。在胎骨实的表现中，可加纹饰肌理以状其形，晓其意。而实中置虚，以虚饰实，在实的景物上铺以润彩，似光环罩顶，颇见熠熠生机。由于虚实相映，空灵之气生焉，正所谓“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正合此境界。定窑白瓷从此一跃而享有如此的文化内涵，这正是定窑空灵之象的诠释。

2、沉静高洁

沉静属于品位，有修养达到一定程度方显雅致之象，这里喻器。藉喻人之理也无不可。说定窑沉静首先是定窑是白瓷，白色第一内含，就是高洁、清丽。所以能与雅致沟通。2000多年前孔夫子就曾把白色作为最绚丽的色彩加以称道。是否因为孔夫子所爱而加强和延伸了白色的含义，从而人们开始和更加敬仰雅致。

白色喻其器，赋予了淡泊以及圣洁的内涵。像“白荷出污泥而不染”，像屈子所吟“众人独睡我独醒”。透过环境，透过风尘迷漫的芳菲世界，唯这清丽的白荷显得如此神圣高洁。在多少士大夫阿谀逢迎中，楚怀王醉生梦死之际，唯屈子行吟，唤醒着世人，这同样是一种雅致。

市场经济的今天，有多少唯利是图的商人—背经营道德，完全忘记中华商祖陶朱公明训，采取种种手段牟取暴利，形成商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简直尘缘不了，俗陋不堪。定窑白瓷，以高尚之姿、圣洁之操，晓喻人格，从善如流，不欺人，不自欺，总能以高尚的品质和深厚的修养面对自然，面对人生。我想定窑气质能与人襟怀沟通，斯人不在，佳器存焉。沉静高洁，世之颂焉。我们的先哲正是从这种沉静高洁中走出来的。更因此我们无时无刻不想把这种精神赋予身边之器。这种文化转移功能，应该是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和演绎的再现。

3、俊健雅致

以上空灵玉润与沉静高洁皆由定窑胎釉呈象之美，通过定窑表现及内涵探讨个性。同时与人格苟合。器品自人品，两相参照，和谐统一。而俊健雅致则是从定窑器物造型风格看其文化构成。它与胎釉为统一文化构成内所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因为有了这局部展示，才有效地表达和再现了定窑总体文化底蕴。固俊健、雅致已经形成宋代定窑造型风格的一个定律。

定窑器物俊健、雅致风格的根本，在于它属于北方地域条件下形成的一大特色。而阳刚之气思逸神超则是表现它内涵的基本特征。唐以前，我们所见到的陶瓷大都丰茂朴厚，元以后则烦冗沉闷，唯宋格调高绝，综上所述各代特征，当历史之必须然。工艺美术发展依托当时大文化基础，殊不晓，任何工艺美术作品的风貌，不管你能否认可，它都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 and 那个时期的文化现象。

阳刚之气、俊健雅致，正是代表了北方民族的环境和地域特色。定窑所用原料从根本上同南方诸窑口所用原料有不同，一个风凉干燥，性烈，一个温湿雨润，性绵，一干—润，一烈—绵已经将个性分化得清清楚楚，故南北双方在充分利用的同时，各自特征个性已豁然在目。

构架如此。在这种本性不变的历史长河中，南北两地的人民，歌哭于其间。他们围绕这个不变的主题，在尽情抒发着自己的思想，点缀着固有的色调。定窑正是赖以这独厚的俊健雅致，然后以燕赵人的襟怀，将“风萧萧兮易水寒”般的如水如冰神奇赋予其上。从此，一个北方民族俊健雅致的文化风格便奠定了。定窑器物，不论何种类别，都不外乎其道。

宋代定窑是历史的产物，人民精神智慧的结晶。它在属于自己的个性艺术和生存环境中，争得一个无与伦比的名窑地位，创造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大雅风范。它的无声的诉说，是一段充满着风雨和艰辛的历程，在每个历史阶段所获得的成功都无可雄辩地为历史所铭记和珍重。今天，它之所以还被人们拥戴和念念不忘，除经济所要产生的利益外，更大的应当是它给历史和后人带来的文化价值。因为有限的经济一旦消失后，文化价值则越显其卓越和辉煌。

注：[1] 根津美术馆编《定窑白瓷》第8页 1983.

[2]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陶瓷·定窑》第42页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9.1

[3] 见《王羲之兰亭序》

图一、定窑产品形制断面图
(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藏)

	1
2	3



图二、白瓷牡丹纹瓶(雕花、剔花)

图三、贴花人物炉 北宋前期 高

4.9cm 口径10.8 cm (河北省定县博物馆藏)

